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卷十四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姚元烺

春秋集傳卷十四

元　趙汸　撰

定公

元年春

元年何以不書正月無君也嗣君踰年雖以故不行即位禮猶必朝廟告朔以明授受故史書其正月以謹始也昭公薨於外季孫以太子衍及務人為不利於已將廢之而嗣君之位不以時定魯於是曠年無

君也無君故史不得書其正月而王下屬於繫事之月如他年此策書之大體無待於筆削而義已明者也蘇子由曰魯之先君雖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而無君也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絶者自正月至於六月而後續也

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正月晉人執宋仲幾以歸三月歸于京師則其曰晉

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何修春秋之特筆也晉人合十國大夫城成周可謂有功於王室矣然尋盟狄泉魏舒干位以涖政是僭王官也執宋仲幾不請於天子而以歸是京師晉也故既削狄泉之盟黜魏舒不序而没晉人執宋大夫以歸之文特書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上以尊王室下以全諸侯城成周之功而宋大夫不受功晉人專執其罪皆不可掩矣故凡外大夫見執恒不月於是特月以異之胡侍講曰此歸

于京師矣其不言歸之何執之以歸知其非而後歸于京師不足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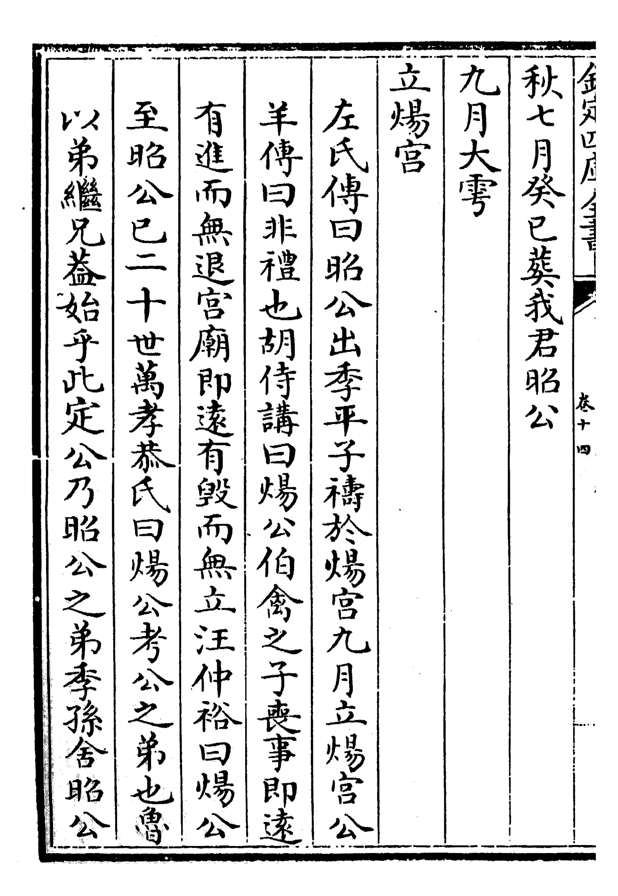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公薨於外七月矣至是始以喪至何也季孫疑於所立將求利已者而與之國葢久而後定始遣叔孫不敢逆公喪以歸也

戊辰公即位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而定公始即位穀

梁傳曰殯然後即位也范甯氏曰諸侯五月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六月而後即位也凡公即位在正月者恒不日夫子削之也據日食必在朔猶言日則即位史無不書日者此其日之何異之也季氏出其君薨又絶其冢嗣定公得國於季孫而不知為之變故日以異之葢不日以為恒則日以為變也穀梁傳曰此其日何屬也劉侍讀曰季孫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葢受之季氏非受之先君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左氏傳曰昭公出季平子禱於煬宮九月立煬宮公羊傳曰非禮也胡侍講曰煬公伯禽之子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汪仲裕曰煬公至昭公已二十世萬孝恭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以弟繼兄葢始乎此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舍昭公

之嫡嗣而立定公恐人議已於是立煬宫其意若曰魯一生一及乃國之舊制非吾之私意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杜元凱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李堯俞曰菽之為物易長而難殺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僭天子也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僭其三庫雉路也何休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杜元凱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秋楚人伐吳

楚書大夫將久矣此囊瓦也以其未嘗為中國寇患故其事蠻夷但書人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凡新及新作皆不月（據新延廐新作南門）此以其僭王制特月以異之胡侍講曰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何休氏曰天災之當滅損如諸侯制而復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於是定公即位三年而朝晉晉人亦卻之以公為季氏所立不能為有無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不月略之也例在成元年薛士龍曰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吴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凡公會侵伐恒不月此以會王臣而攘夷狄故月以謹之據僖四年遂伐楚同書月胡侍講曰蔡侯患楚請師於晉晉人請命於周大合諸侯天子之老在焉乃以求貨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矣呂大圭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葢服役於楚者也而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二十四年矣今上致劉子下合

十七國之君於召陵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而曰侵楚是不足與有為也晉自是不復宗諸侯矣陳氏傳曰傳言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之合諸侯至平丘而止則是役劉子為之也劉氏定內難復辟於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楚雖桓文未有盛於此者也以周之不競而能合諸侯盛於桓文俄而劉子卒君子葢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許頓胡沈皆從楚之小國也三國皆從蔡歸晉而沈獨不會召陵畏楚故也晉人既不能紲楚以信蔡乃遷怒於小國使蔡人甘心焉夫以齊桓之伯而不能使楚毋滅江黄宜沈之不敢會中國也其後楚卒滅頓滅胡則小國之從於侵楚者晉亦不能全之也從我者不能全之不從者吾乃滅之是召陵之會諸侯徒以亡三小國而已諸侯何賴焉凡滅國不月此以其君歸故日以甚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葵丘但言諸侯盟平丘但言同盟此何以稱公及是會劉子之志晉不復主盟而劉子又不與盟故也凡盟皆日其不日亦有别於有伯之盟也陳氏傳曰有晉侯在何以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同於是諸侯有特相盟者矣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高抑崇曰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

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爾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王大夫不卒此其卒之何召陵之會爲諸侯主於是

天子為之來赴故卒之而不稱爵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翰氏曰譏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是伐書卿帥師著威勝不行於彊暴而行於小弱也

葬劉文公

王大夫不葬此何以葬魯會之也葬則何以舉謚稱

公王卿士有封國得置臣屬如諸侯也不月禮不備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其曰蔡侯以吳子何志中國之無伯也蔡為楚所虐請師於晉晉人大合諸侯之師涖以王官不能絀楚而反為蔡致冦於是蔡人告急於吳吳人因之收攘楚救蔡之功則以中國無伯

也其不言救何言以則不得言救也吳以號舉君臣同辭有自來矣此其稱爵何進之也楚為中國患久矣城濮之役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而蔡始終受其荼毒已甚然齊桓晉文之盛而不能加兵於其國都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能為中國復讐討罪攄神人之積憤者吳也是故特稱其爵以進之蓋春秋之善善從長也凡吳楚自相戰不月據昭十七年楚及吳戰於長岸略之不使與中國同文也於

是特書曰以詳之葢許蔡侯以復世讎而吳之敗楚亦不可與凌弱暴寡之師例論也胡侍講曰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高氏曰書奔鄭罪鄭之為楚逋逃主也

楚囊瓦出奔鄭

外大夫出奔非有關於一國之故不書其書囊瓦何危國亡師而後奔也家鉉翁氏曰書瓦出奔誅大臣敗國而以身免也楚昭繼世舉國事付之囊瓦黷貨

無厭殺人不忌以至内外離叛莫有闘心由是有入郢之禍瓦不能死而亟出奔其罪不可勝誅矣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矣入郢何為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凡入國曰國入邑曰邑此入楚矣其曰入郢何修春秋之特筆也楚之熊繹事周至成王始以子男田封諸荆山入春秋猶稱荆僖公之時始稱楚葢荆其本號楚乃僭王後自改之號也春秋從其自號始

終稱楚無異辭於是特書入郢而不言入楚以其僭王俗稱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故凡之罪入中國不月其自相入則又不月據成七吳入州來定五哀十三於越入吳而此特書入以詳之據宣十一楚子入陳討弒君者與此同書日使吳之君臣而有人焉則秉此機雖復文武之境土而興滅國繼絕世可也惜乎吳無君臣不足以居其功而劉卷既卒晉之志不在諸侯無能起而收之者春秋徒致意焉爾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此使人歸粟于蔡也則何以不言其人内大夫非卿但志其事策書之恒辭也公羊傳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傳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髙抑崇曰蔡與吳為援而敗楚故諸侯畏而歸之粟非濟其難而賙其無也

於越入吳

於越勾吳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吳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於吳則吳其國名也故得稱吳越雖禹之苗裔而始封於會稽則越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范甯氏曰於越蠻夷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按汲冢竹書有東越於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其日何滅國以君歸故畀之也張主一曰許畏鄭至西遷以依楚於是楚困於吳鄭遂滅之哀公之世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陳氏傅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而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

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趙鵬飛曰魯自舍軍之後軍皆隸三家公無一旅之衆今意如死定公復自將而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圍成皆以師行

公至自侵鄭

內侵伐不至此何以致予公之為晉討也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周六邑而晉使魯討之其興師非一國之私矣葢不致

以為恒則致以明義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曰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髙抑崇曰一卿將命可兼他事今每事一卿故累數之見二卿陽虎所制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何為執樂祁犂祁犂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怨其主於趙氏又有納焉

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人使人也胡侍講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張王一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悚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爭權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伯統所由絶也

冬城中城

杜元凱曰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元凱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鄭何以盟結叛晉也不月以其關於諸侯之合散也是年于沙八年曲濮義同左氏傳曰盟鹹徵會于衛杜元凱曰鹹衛地陳氏傳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

未之有也是其再見其再見何諸侯無主盟矣是故

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傳曰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

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杜

元凱曰瑣即沙也黄震氏曰齊景秉鄭之怨晉而摟

鄭與盟又秉衛欲叛晉偽執其行人以侵衛假求平

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即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晉昭晉頃未嘗敢爭諸侯今見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耄年妄作凡再盟而得二國適開禍端耳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翰氏曰東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務德以懷諸侯而欲以力經營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內侵伐恒不致再侵齊何以致齊景公結諸侯以叛

晉而魯未從故國夏伐我而公再侵齊以報之以其重於叛盟主非一國之私故皆書至以別之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此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則其不書救何杜元凱曰齊師已去公逆會之未入竟也胡侍講曰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言士鞅皆

以師於重也陳氏傳曰鞌之戰公會晉師于上鄍不書諱之也四卿並將而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師救我公會晉師勿諱可也

公至自瓦

公會外大夫恒不致禮卿不會公侯故不書至惡其伉也會師則致重師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陳氏傅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汪仲裕曰於齊始伐盟主書伐衛遂伐晉於晉始討與國書侵鄭遂侵衛齊則伐而晉則侵見晉伯既衰之甚也是故成十五年楚子侵鄭遂侵衛不書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

遂侵蔡亦不書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遂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晉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杜元凱曰為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趙鵬飛曰鄭衛雖受兵而叛晉益堅故為曲濮之盟

不復事晉也

從祀先公

此禘也義不在用禘故不稱禘曰從祀先公則其爲禘可知矣公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定公順祀杜元凱曰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故通言先公左氏傳曰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一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劉侍讀曰

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矣陽虎將作亂而恐不得民心故為小正以售其大不正立小義以遂其大不義謂季氏以臣而凌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徼見其意其事則順矣其情則逆春秋弗與也凡禘日甚則不日此以家臣祈亂故又不月以異之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則

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穀梁傳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杜元凱曰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蘇子由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南蒯以費叛昭十二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十年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陳氏傳曰陽虎欲去三桓是以

陪臣廢置大夫也虎陪臣也欲廢置三卿而追正宗
廟之禮已而弗勝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者
書曰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
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是治陪臣也夫子之作春秋
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曰陽虎歸寶玉大弓然則曷為不書歸陪臣賤名氏不登於策書盜竊可也曰盜歸可乎故書得寶玉大弓以分器為重而已公羊傳曰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曰惡得之陽虎以解衆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外次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此其書次何齊景公不度德量力結鄭衛以叛晉欲伐之而代興經既

不忍書伐晉故五氏垂葭蘧篨之次屢書之乃伯業之所由衰也左氏傳曰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杜元凱曰五氏晉地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不書伐諱伐盟主也陳氏傳曰外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絶晉也於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

齊平魯亦叛晉則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絶晉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魯始叛晉而從齊也齊侯將伐晉既得鄭衛而後伐魯公再侵齊齊亦再伐魯而公會晉師于瓦季孫斯

仲孫何忌侵衛東諸侯于魯重於叛晉齊不得魯則晉不可伐故齊之所欲得者莫急於魯也晉士鞅侵鄭遂侵衛而盟於曲濮次于五氏二國益堅於從齊於是魯亦及齊平而會於夾谷則魯亦叛晉矣

公至自夾谷

公會諸侯嘗不致此其致之何以叛盟主而會齊侯故特書至以異之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曰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甚矣晉之不競也許翰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人曷為來歸田結叛晉也魯之事晉自文襄以來未之有改也於是齊將伐晉而魯人事晉益堅齊侯

伐魯以求成晉輒出師救之晉與魯相表裏則齊非
惟不可得志於晉而亦不可得志於魯也乃以好與
魯平而亟來歸魯田之入於齊者庶乎魯人以事晉
者而事齊也既而叔孫州仇如齊公會齊侯盟于黄
則魯亦決於叛晉而從齊矣然則傳曰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者何也孟子曰孔子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行可云者行有適可而不
保其往之謂也齊人奚畏焉當是時陽虎既去而南

蒯侯犯公山不狃之難未息季孫之用夫子非為輿魯也彼齊人固知孔子於魯非有三年淹者故歸女樂以沮之則鄆讙龜陰之田不為孔子而來歸明矣孔子嘗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非行可之謂也學者乃欲以相定公會夾谷歸侵田實其言則其知聖人也微矣叛晉惡名也人以利結之則孔子之相是會親受事焉何也晉之失諸侯有自來矣魯之從齊猶在鄭衛之後非得已也使齊侯能修桓公之

業以尊天子安中國則豈唯魯從之將天下諸侯莫不從之惜乎齊景無足望也是時魯卿方有陪臣之難而夾谷之會不可已也於是以孔子相是會聖人何容心焉鄆齊所取以歸昭公者也讙陽虎所挾以奔齊者也龜隂則我龜山之隂是三者皆魯地之見侵於齊者於是齊人以之來歸我何愧焉斯受之而已矣陳氏傳曰未有言歸田言來歸必自外至者也據鄭來歸祊齊來歸衛寶之類鄆讙龜隂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

願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胡侍講曰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圍郈則彊亦可知矣三家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其失彌近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春秋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傳曰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辭偽有疾子明言
於公曰右師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猶及也仲佗石彄宋大夫也公弟與大夫不可累數故曰暨胡侍講曰傳言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向魋地怒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勿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見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辰以兄故帥其大

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胡侍講曰四卿入蕭以叛而大心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但曰入于蕭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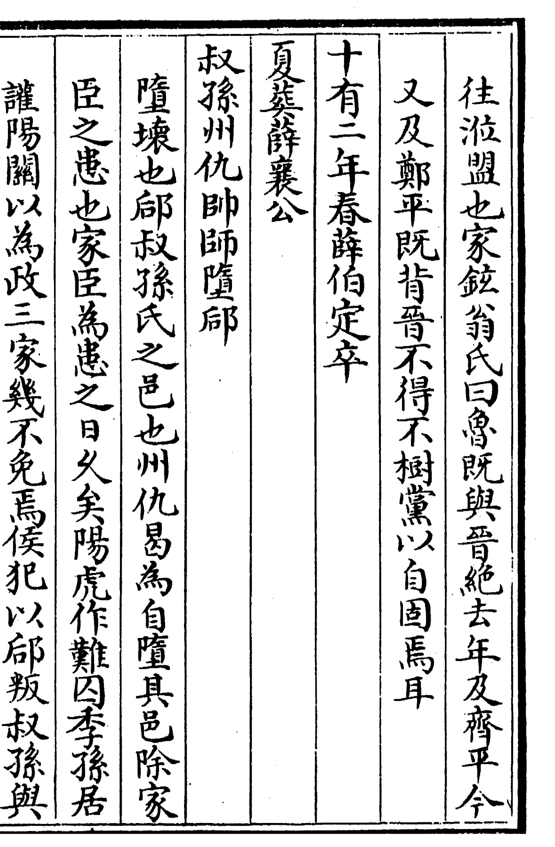
曹之罪亦著矣劉侍讀曰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

左氏傳曰始叛晉也其不月據凡平人皆月以魯與諸侯之合散繫焉故異之也

叔還如鄭涖盟

吳先生曰及鄭平者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



往涖盟也家鉉翁氏曰魯既與晉絶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壊也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為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為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囚季孫居讙陽關以為政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郈叛叔孫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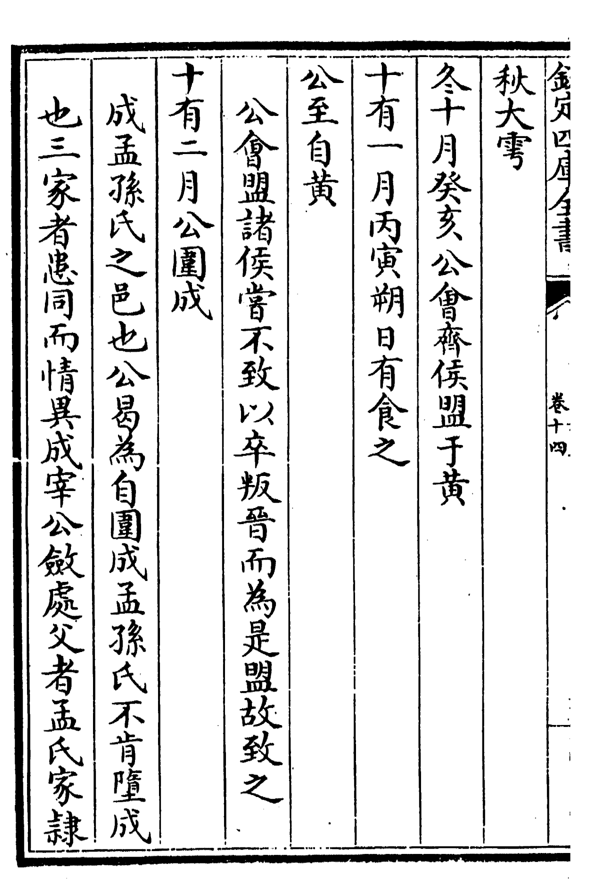
仲孫帥師圍郕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郈奔齊齊人乃致郈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仕於朝而仲由為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絶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帥師墮郈郈易墮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孫氏之邑也斯曷為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南蒯者費宰也不見禮於季氏欲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已以費爲公臣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昭十二年齊人致費十四年公山不狃者亦費宰也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者叔孫氏之庶子也無寵於叔孫氏皆欲因陽虎以去三桓陽虎既敗入於讙陽關以叛奔齊而公山不狃叔孫輒猶在費也於是叔孫墮郈季氏亦墮費費人習於南蒯不狃之亂從二子襲魯公與季氏幾不免焉既敗費人於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而無復陪臣之禍矣故二卿帥師墮費費未易墮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公會盟諸侯嘗不致以卒叛晉而爲是盟故致之

十有二月公圍成

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爲自圍成孟孫氏不肯墮成也三家者患同而情異成宰公斂處父者孟氏家隷

之良也陽虎之宵軍齊師戒都車皆將為三子不利
頼處父發其姦以免陽虎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與陽
氏戰而敗之二家之臣方竊邑以為其主機穽而處
父獨以其邑為孟氏保障此孟孫所以不肯墮成也
孟孫不肯墮成而公自圍成用建墮三都之議定於
公朝而不但私建於季氏也用建將以弱私家張公
室而不但除陪臣之患也除陪臣之患三家之願也故
孟孫與季孫同帥師以墮費張公室非三家之願也

故孟孫不肯墮成公親圍之而不克益三家專魯之日久非一朝之可正也胡侍講曰孔子為魯司冦而不能墮成何也圍成之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據史記在十四年則圍成之時仲尼未得魯國之政也及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遂行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至自圍成

公圍其邑不致據昭公圍成此何以致彊臣據邑叛君如

敵國故致之髙抑崇曰天子命行乎天下諸侯命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親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親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公以圍成至者著公之弱不能墮成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傳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

夏築蛇淵囿

高抑崇曰魯國之囿一而已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

大蒐于比蒲

高抑崇曰魯既叛晉而三家日懼人之圖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抑崇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

之事而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荀躒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則曷為皆以叛書晉人皆以叛告也趙鞅以邯鄲午不歸衛貢五百家殺午而邯鄲叛故范中行氏起而伐之鞅奔晉陽荀躒言於晉侯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然則討鞅

有君命矣是以荀躒又請於公而討二氏二氏伐公國人助公伐之則皆以叛討矣故具奔也皆以叛告諸侯胡侍講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内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吳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不能復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

晉趙鞅歸于晉

鞅叛而言歸韓魏請而復之也韓魏惡荀范而善鞅故復鞅使同敵荀范也胡侍講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入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以明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傳曰歸不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猶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比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逐其大夫用南子之譖也衛靈公夫人南子有淫行公叔戍衛世臣也謀去夫人之黨夫人愬於公曰戍將為亂公為逐戍與其黨趙陽北宫結南子之故也衛侯嬖南子縱其淫泆而不之禁於是一言而出三大夫此衛亂之所從始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頓嘗會諸侯于召陵故也春秋書楚結陳佗連兵滅

國誅楚而罪陳也書曰者重其變也左氏傳曰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宫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國君戰而亡曰滅必死於陳者也非死於陳者亦必

詳其所以吳子遏門於巢卒見其傷於門巢也於越

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見其傷於檇李之敗也凡吳楚交相敗不書據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之之類此為吳子光以敗卒而書吳越深讎報復而越卒亡吳於是始故詳之也外相敗恒日據僖三十三晉及姜戎敗秦此其不日何略之也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氏傳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杜元凱曰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曰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杜元凱曰石氏尚名天子之士也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穀梁傳曰脤者何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凡

王使來錫命歸賵歸含來救皆月此其不月何歸脤乃周官舊典故不月以別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出其世子夫人之故也夫人行惡聞於鄰國世子羞之葢以謂夫人夫人惡之反愬於公曰蒯聵將殺余公爲出世子而盡逐其黨夫人嬖故也靈公以夫人故既出其大夫又出其世子致國本不定終春秋衛亂未已靈公爲之也然則傳言太子與戲陽速

謀殺少君遬許而弗為以致事覺出奔者非歟戲陽
遬蓋迎合夫人之意而為是言以免禍耳劉侍讀曰
蒯聵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甚反
不知可羞乎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葢蒯聵聞野
人之歌而慙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言太
子將殺予以誣之耳又宋南子家也蒯聵欲殺南子
而敗走其家乎胡侍講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
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得罪南子故不能安其

身而出奔春秋書之兩著其罪

衛公孟彄出奔鄭

彄比歳帥師則衛之正卿也至是亦以世子之黨見逐則夫人與其黨益得以自恣而無忌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張主一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孫莘老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矢魚于棠公狩于

郎政猶自公出也自蒐于紅政在三桓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見公不得為政也

邾子來會公

杜元凱曰會公于比蒲也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據莊

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此年不書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曰不言其所食漫也范甯氏曰食非一處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嘗會諸侯于召陵故也以其君歸故日家鉉翁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怨也左氏傳曰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胡侍講曰胡子豹秉楚之患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人滅之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

夏五月辛亥郊

穀梁傳曰五月郊不時也汪仲裕曰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於今郊於五月葢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郊必龜從而郊也但書改卜

牛不書卜郊者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其瀆卜而從則但書郊之過時以譏其慢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元凱曰高寢宫名不於路寢失其所穀梁傳曰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元凱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哀十二年左氏傳曰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

鄭人爲之城喦戈錫是也

齊侯衛侯次于蘖除

左氏傳曰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無奔諸侯之喪者邾子來奔喪何示服也邾始强世有惡於魯而常恃晉以爲重至是衰微而晉亦不競故躬爲非禮以示服從庶免侵伐之禍也何休氏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者何定公之適夫人也何以知其為適夫人定姒從夫謚而終定哀之世他無定夫人喪則其為定公適夫人明矣然則何以不稱夫人吳先生曰哀未成君而魯臣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之定哀之際君弱臣强嗣君之母先君之適夫人也乃敢蔑其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家鉉翁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朝之禮事大國魯君嘗奔齊晉之喪矣故邾滕二君來奔喪會葬書之著其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氏傳曰雨不克襄事禮也

辛巳葬定姒

小君者夫人之别號既不喪以夫人之禮而不稱夫人薨故葬亦不稱小君也杜元凱曰反哭於寢故書葬

冬城漆

杜元凱曰漆邾庶其邑張主一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魯人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啓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三

家謀國不忠之罪也

春秋集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卷十五　　　　元　趙汸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曰報柏舉也杜元凱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存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高抑崇曰魯不當郊天既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是違天也雖牛猶非郊時況公斬然在衰絰之中乃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言欲救范氏師及齊衛伐晉則何以不書師為內諱伐盟主也陳氏傳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葭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

書春秋葢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黃震氏曰齊景欲抑晉以代興圖回數年乃助其叛臣范氏而伐之行之不以正可羞也已許翰氏曰晉為伯主而諸侯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伯也王道既盡伯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吾大夫及諸侯盟恒不月此其日之何伐其國而要之盟故異之也左氏傳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何休氏曰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不與盟也陳氏傳曰自是内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是故鄫衍盟吳不書七年萊門盟吳不書八年甚

者會于鄟雖三國盟亦不書十二年杜二說皆非是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自蒯聵出奔傳言靈公嘗再欲命立公子郢矣而郢固辭靈公卒夫人欲立之郢終辭且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則廢蒯聵而立輒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初不過以疑似之迹出奔以待父之察爾輒為蒯

聵子豈不知之見其父奔逃于外而遂以為罪人及靈公薨國人援已以立而遽立於其位則輒之無父可知矣江熙氏曰稱世子明正也孫明復曰其言納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輒貪國叛父逆人理以滅性故孔子於蒯聵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胡侍講曰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則蒯聵為未絕故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仲尼以為求仁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宜柰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國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子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若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焉有父

子爭國而可為者乎陳氏傳曰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屬辭比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孫明復曰皆言帥師其衆敵也黄震氏曰鄭既叛晉從齊故轉粟以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也趙鞅者范氏之仇也故帥師禦之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許請遷於楚不月蔡請遷於吳則其書月何蔡既以吳入郢復其世仇其依吳以避楚非得已也故得與邢衛同書月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説冬蔡遷于州來杜元

凱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吳人因聘襲之蔡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為之也胡侍講曰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於是請遷于吳而復自悔其謀之不臧甚矣及吳將襲蔡乃追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修春秋之特筆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

父而齊卿又為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宋彭城以居宋之叛臣晉為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晉取鄭虎牢以偪鄭而鄭不服諸侯以伯令戍之猶必繫虎牢於鄭此以齊卿主兵乃獨不繫戚於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正名而於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學者以

鄭世子忽宋彭城鄭虎牢三特筆比而觀之則筆削之情見矣髙抑崇曰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衛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許翰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命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足以伯而將有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公羊傳曰不言及（據雉門兩觀言及）敵也穀梁傳曰言及則

祖有尊卑矣由我言之則一也孫莘老曰桓公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劉侍讀曰桓僖宮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杜元凱曰魯懼晉故比年四城趙鵬飛曰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啓陽在今沂州地近邾元年伐邾取田疑邾伐我故備之許翰氏曰所城近敵

故師師也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髠帥師伐曹

薛士龍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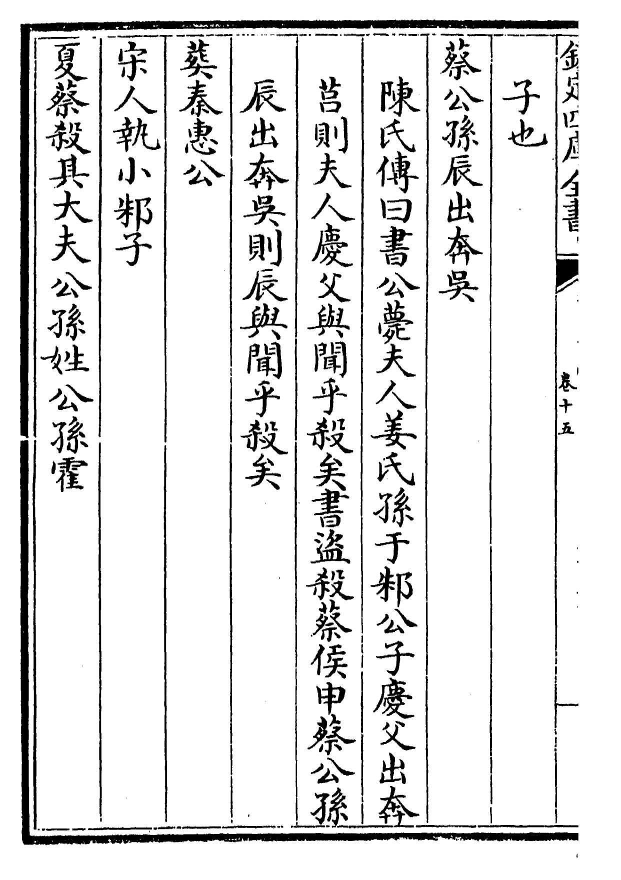
杜元凱曰公子駟之黨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此公孫翩弒其君也曷為書盜蔡人諱公孫弒君而赴以盜也於是國人殺翩則何為不書不以討賊告也夫盜有司之所詰而不以君臣之禮治也蔡人殺弒君者而不以討賊告則既赴以盜故也是以初為弒君諱而已其不誠莫大焉夫子因而見蔡之無臣



子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傳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殺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杜元凱曰皆弑君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此陰地大夫也則其曰晉人何有當國者之命也趙孟之謀國如此宜晉之不競也黄震氏曰晉人執戎蠻之君而歸之楚是晉為楚役也家鉉翁氏曰戎蠻雖邇於楚亦嘗服屬諸夏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戎於是自拔歸晉晉人苟畏楚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於楚是以事

京師者而事吳楚矣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范甯氏曰亳即殷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唯其有屋所以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王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欲爭伯也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曰范氏之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郛瑕

高抑崇曰瑕郛邑而魯遽城之見魯之迫郛也汪仲裕曰魯有負瑕故稱郛以别之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曰治范氏之亂也杜元凱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治其亂

吳伐陳

左氏傳曰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侵陳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張主一曰夫差黷兵修怨於中國自取滅亡之道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許翰氏曰陳乞將立陽生乃以詐謀逐高國高國奔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陳氏傳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

弑其君荼聖人垂誡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

趙鵬飛曰吳既伐陳魯懼兵之及我故叔還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使朱毛弑荼則曷為書陳乞首惡始謀廢立者

陳乞也茍非陳乞則陽生不能簒立而荼亦不至於

見弒矣孫莘老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跡不明也何休氏曰乞為首惡故書弒其君陽生實篡故曰入于齊兩舉其罪也陳氏傳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曷為不以罪齊無知者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

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僇矣家鉉翁氏曰陽生於諸子為長景公出長立幼以是召亂穀梁傳曰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伐鄭

左氏傳曰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曰衛不服也高抑崇曰衛輒拒父至今六年矣猶未納也晉人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故加兵於衛何哉

夏公會吳于鄫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薛士龍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公內迫於三家三家歸過於公也蘓子由曰其不書滅

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吴明年吴為之伐魯復邾子故也杜元凱曰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内外之辭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陳氏傅曰書救曹何曹卒滅於宋也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六十年矣其再見何以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吴救陳諸夏亦

幾於亡矣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矣何以不言滅不以滅告也凡滅國而弗有其地者不以滅告滅國而弗有其地必有能興復之者也故狄入衛不言滅吳入郢不言滅公入邾以邾子益來不言滅於是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鄭方救曹侵宋宋人猶未敢言滅曹而有其地也故不以滅告然而曹遂亡而不救則以中國無伯而曹無申包

胥茅夷鴻之臣故也

吳伐我

蘇子由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汪仲裕曰我入邾故吳為邾伐我反已自咎可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取諸我也公羊傳曰為以邾子益來也孫明復曰邾子益齊甥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傳曰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氏傳曰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然則交涖盟何以不書皆非卿也非卿名氏不登於策魯史舊章也

九年春王三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穀梁傳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趙伯循曰取悉俘之也許翰氏曰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曰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革為政故邾子來奔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曰九年齊侯使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杜元凱曰書會不與謀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弑而書卒從赴也義同鄭伯髠頑楚子麇

夏宋人伐鄭

汪仲裕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比歲凡三伐鄭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亦其取之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髙抑崇曰齊師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趙鞅秉其

有喪而加兵焉異乎士匄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凡會伐而書至恒不月（據桓十六至伐鄭宣七至伐萊）此其月之何以會蠻夷伐中國故月以異之高抑崇曰齊接魯境既聞其喪即遂班師可也所以久不歸者公之進退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杜元凱曰書歸齊納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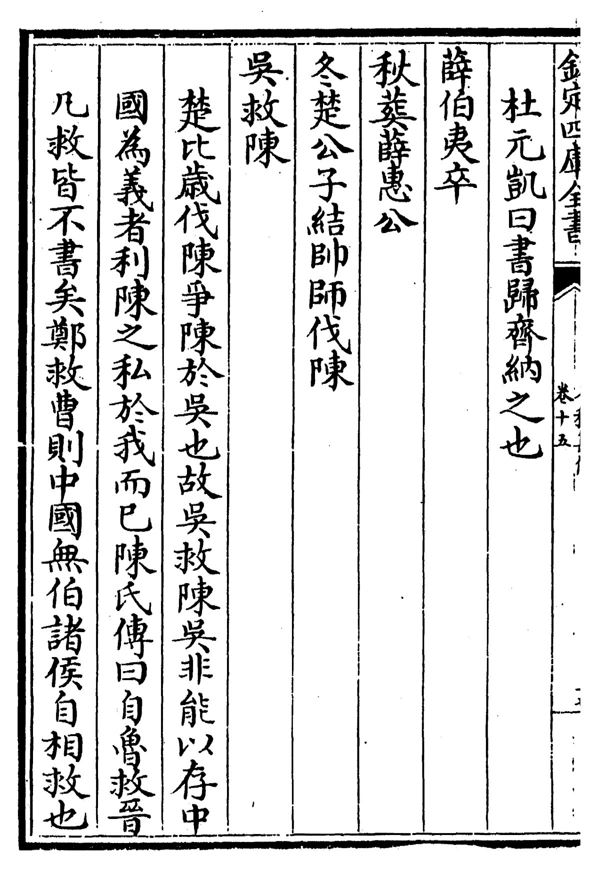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楚比歲伐陳爭陳於吳也故吳救陳吳非能以存中國為義者利陳之私於我而已陳氏傅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矣鄭救曹則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也



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杜元凱曰不書敗勝負不殊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

會戰而但言伐何也公不與戰也會伐一義也戰一義也薛士龍曰吳自入郢之後久不能見公也六年

伐陳吾叔還會之于柤公又會之于鄫吳以郲故伐我而齊取讙闡由是齊魯始睽齊歸二邑我不之賓因與吳合而伐齊故有國書之報於是卒會吳而勝齊吳之威加於中夏魯有力焉春秋再書公會伐有以見之也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於是將戰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劍鈹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何也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序

也既書公會吳伐齊而戰則從其恒辭魯人屈於彊夷而求伸於中國其罪不可掩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高抑崇曰春秋書内外大夫出奔者凡六十葢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

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加賦也據傳仲尼曰以丘亦足矣則以丘賦者周制也今改用田賦是加賦也其制則不得而詳知矣何休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用田賦言以田為率也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六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也杜元凱曰一丘

十六井丘賦之法因其土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是常賦之法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用田賦也鄭康成曰見古者不以田為賦而今用田為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傳曰昭公取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胡侍講曰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别也綴之以姓

而弗别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强吴乃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别禮之本喪矣吴先生曰不書薨葬亦以見魯人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也且出之而葬不備況夫人乎

公會吴于橐皐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杜元凱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至明年復十二月螽實亦十一月也趙鵬飛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書螽皆在閉蟄之後此恒燠之證也燠而螽生災異兩興也黄震氏曰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今冬燠而有螽將蔓延為來歲之災矣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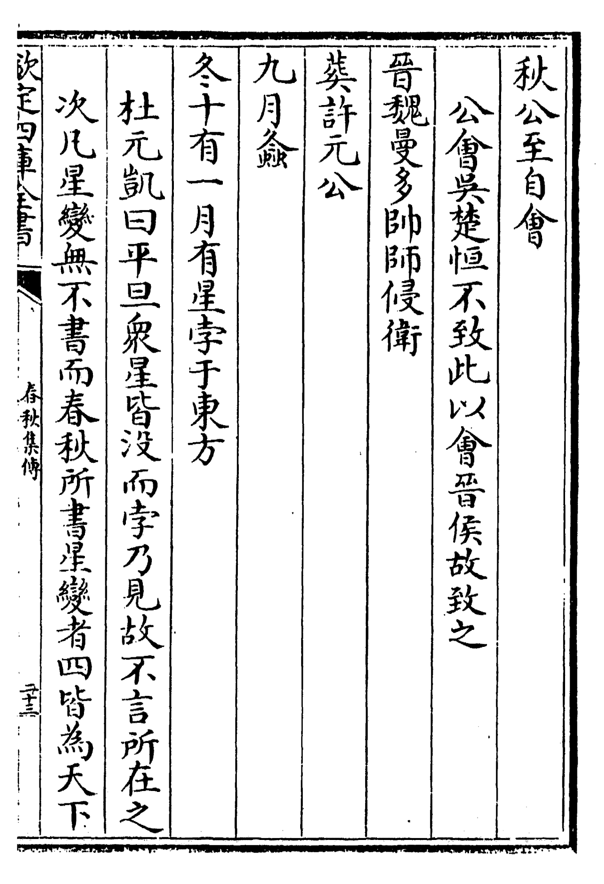
吳以號舉君臣同辭故柤之會書會吳傳以為夀夢也此其稱吳子何始接以諸侯之禮也吳僭王竊號其與諸侯交接往往禮文不典是以中國之君皆自為會而後殊會之故雖吾君之大夫與之特會亦一切以號舉而已黄池晉吳兩主之會然其盟而爭先

歃也卒先晉人又子服景伯對吳人之辭有曰執事以伯召諸侯盍吳至是始竊侯伯之禮以與諸侯接而魯史亦假子爵以稱之也此盟矣何以不書單平公與會矣何以不志陳氏傳曰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主之之辭而春秋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薛士龍曰吳子忘不共戴天之讎爭中國諸侯於外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胡侍講曰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既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秋公至自會

公會吳楚恒不致此以會晉侯故致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杜元凱曰平旦衆星皆没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

次凡星變無不書而春秋所書星變者四皆為天下

紀異也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是時諸侯無王而伯者興雖曰假尊王以示義而天下大權由此實歸齊晉人情絶望於周矣故夫子於莊公之篇初序齊桓伯功而莊王僖王崩葬特削不書此天下一大變也文公十四年孛入北斗是時晉君少不在諸侯而楚圖北方中國罷於戰伐齊商人弑其君執天子之使諸侯不為之變王室益以微矣故夫子於晉靈會盟不序諸侯而楚君將稱君

於是始是年頃王崩葬復削不書又一大變也昭公

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平丘而後晉不復能主夏盟

子朝之亂諸侯無勤王之師而春秋治在夷狄矣哀

公之時東方諸侯制於吳越天下將變為戰國而春

秋終焉以其時考之皆非常之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曷為止於獲麟春秋固作於獲麟也獲麟則何以作春秋麟為聖人出也昔者有聖人受命則天必為出嘉瑞以應之麟鳳龜龍皆是物也是故庖犧氏王而河出圖大禹興而洛出書文王作而鳳鳴於岐山皆天之所命也當周之衰天下大亂孔子生有聖德而不得其位諸侯未有能用之者固嘗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猶有待之辭也於是西狩獲麟而夫子老矣乃即魯史作春秋以當瑞應絶筆

獲麟文止於所感明不敢廢天命也故王仲淹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程子曰終麟感之始也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春秋之終不外此也杜元凱曰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春秋集傳卷十五

春秋集傳後序

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註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間墩篁先生嘗遍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藏於程文富氏屢借鈔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録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訛

屬夏司訓鎧重加校訂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

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憤當世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修經之意也中嘗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卻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

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自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兩登東山徘徊竟日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諗遂不辭而為之序先生九原有知當不以予為妄也嘉靖十一年壬辰秋七月朔後學東峯汪玄錫書

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

集傳初藁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牆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抄間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

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藁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雖至愚極暗然執經館下厥有自來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疎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略相因固知畫虎不成難逃譏誚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隱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傅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為一十五卷既脱藁

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學生倪尚誼謹識

春秋集傳後序